



# “人妖”

## 是这样

## 炼”成的

### 人妖

一种为患有性不安症的男性，经变性手术或注射药物后变成女人模样，多以娼妓为业。

另一种人妖可能是性心理变态即同性恋，其性欲取向为男性。一个同性恋患者，其性格可能偏向女性化，在同性质爱的情况中，他可能扮演女性的角色，这种人格异常的人，其心理发展的偏异根深蒂固，受其出生家庭环境背景因素所影响，实不易改变。

### 人妖秀

在曼谷热闹的夜生活中，人妖秀是一场令人对造物者发出不平的表演。不同于港台最近几年兴起的红顶艺人男扮女装秀。这些打扮妖艳的舞者，完全是由男性变性装扮而成，但在外貌和形态上却比台下的女性观众更具女性美，其中面貌姣好者，不只是男性，即使是女性看了也会心动。这些舞者，除了借助整形手术外，对美容化妆的研究、舞蹈的练习，也是使他塑造风姿的必要功课。

人妖秀的表演内容，含括各国民族舞蹈和代表歌曲，不仅吸引观光客，就连当地人也常光临。除了可欣赏歌舞表演之外，也可看到姿色较平凡的舞者表演喜剧。观光客如果想看人妖秀，曼谷、普吉、芭堤雅都有好的正式表演场地。

### 我在泰国做“人妖”的日子

——一名广西男青年的自述

我出生在中国的广西壮族自治区一个叫全州的小县，听父亲说那儿与湖南交界，先前常发生地界冲突。父亲就是在械斗中打死了人才偷跑到越南境内的。我的母亲是个很漂亮的女人，别人叫她“小白菜”。我们父子逃跑后她一度疯了，听说后来同一个姓丁的屠夫结了婚，生了个小妹妹，现在已经上中学了，不过她应该比我幸福得多，有时候我非常迫切地想看看她和妈妈。

### 生活所迫 做了人妖

我们从越南辗转转到泰国吃了不少苦头。“越南蛇头”引诱我们说这边很容易发财，事实上只是为了收取我们一大笔偷渡费。为此，父亲还卖掉了他的一个肾。我做“人妖”纯粹是生活所迫，在泰国，只有穷人的孩子才会去干这个。我到泰国时已经6岁了，按理说早错过了训练的最佳时机，别人一般两三岁就开始接受女性化训练，但父亲找不到别的希望，只好求人家收下我。由于我天生就比较

女孩子气，所以位于曼谷附近的那所专门培养“人妖”的学校收下了我，还给我取名叫尼莎，在当地话中是“乖妮”的意思。最初人家骗我说是打预防针，我就很顺从地接受了，后来我才知道注射的是女性激素。每天除注射激素外，还要进行形体训练和舞蹈训练，以适应将来的演出需要。我到13岁那年就发育得非常好了，皮肤细腻，双乳高耸，臀部浑圆，说话也非常女性化了。除了指关节比一般女性略粗外，别的根本看不出是一个男子身。我14岁时开始参加芭堤雅的“蒂卡萨”歌舞团演出。

芭堤雅人口不足5万，但每年接待350多万游客，是泰国最著名的“人妖”娱乐城。

## 出卖色相 赚钱不多

我所在的歌舞团规模算小的，才十多个人，由于我会讲汉语，所以团里很看重我，让我兼任报幕员，用英、中、日三种语言进行内容介绍。我父亲现在在团里打杂，月薪850泰铢（折合人民币280余元），我的收入自然高些，有6000多泰铢，但我还要购买药品和化妆品以维持美貌，而在泰国，这些东西出奇的贵，事实上我每个月的纯收入也是非常少的。更让人不敢想象的是，干我们这行吃的是“青春饭”和“色



相饭”，到30多岁“人老珠黄”，团里就会叫你开路，而除了唱歌跳舞之外，我们什么都干不来，先前的收入只能用来糊口，自然买不起维持美艳的昂贵药品，而一停药，身体就会变形，变得奇形怪状。有的人因不堪其丑而选择了自杀。而事实上，大部分“人妖”一般也就活个40多岁，生命便宣告终结了。我们歌舞团的老板叫巴猜，他知道我们这个歌舞团在小城排不上号，为了吸引观众必须独出心裁，所以他常常想些新点子，例如让观众给我们拍裸照，与我们单独接触，否则你们也不可能采访到我。别的团都有铁规矩，不准接受观众的私人邀请，更不准披露个人的情况。其实，

相对来说，“人妖”表演算是比较高雅比较正规的，色情的成分不多，也不严重。再说，实际上观看者和表演者大都是一样的男人嘛，泰国的法律也承认我们的男人身份。我们每晚演两场，一般表演热情奔放的泰国土风舞和现代迪斯科，这些容易煽动观众的情绪。当然我们也表演典雅的法国宫廷舞和中国古代霓裳舞。别忘了，我们自小都受过良好的形体训练和舞蹈训练，属于很专业的演出。

## 梦想过上正常生活

别看我们在舞台上飘然若仙、笑容可掬，其实我们每个人都有着自己的辛酸事：这一辈子结婚是不可能的了，即使过正常人的生活都只能是我们的一个梦想。你注意到刚才演出时我身边那位束高髻的“靓妹”了吗？别看他演出时激情四溢，其实他曾两次自杀。他平日喜欢读点书，比我们有文化，时常为自己这种不尴不尬的身份痛苦。他家里也最穷，全家四兄妹，三个男孩子有两个做“人妖”，最小的妹妹在一个色情歌舞团卖笑。

他和我比较要好，他一直劝我尽快与中国的亲人取得联系，申请回到中国。一次被我爸听见，发了脾气，老爸一直不肯接受妈妈再嫁的事实，再说他还犯有命案，家里人都以为我们早野死在外面了。还



有，我现在的“人妖”身份，在中国肯定让人接受不了。

## 最大心愿 回家看看

我希望有一天能回到美丽的祖国看看。我6岁离开中国，至今已有15年了。15年来，我常常在梦中回到童年玩耍的那片沙滩、草地。父亲说过带我去桂林，那儿是闻名天下的风景胜地，我至今都没见过漓江和象山，只能从画片上去感受桂林山水。泰国这儿出版过一本《中国的名胜古迹》，我一见毫不犹豫地买了下来。父亲也非常想回国，你别看他发火时说决不回去，其实他常常念叨我母亲的小名。有时我半夜里醒来，见他一个人孤零零地对月落泪，我知道他心里在想些什么。可怜的父亲，他到泰国后捡过垃圾、挖过墓坑，还差点被人拉去当“托”。他身上少了一个肾，干不得苦力活，只好捡些轻巧的下贱活干。刚来时，我们讲

不来本地话，还常被人欺侮。在离我们这儿大约300公里的地方有一个叫卡里尼的小镇上住着一个老人，是我爸在泰国惟一认识的华人。每年的春节，他们总要聚在一起按中国的传统过节，而我是走不开的，老板很少给我们放假，他必须趁我们年轻貌美时从我们身上尽可能多地榨取每一点利润。当然，我们自己也必须争取时间挣养老金，否则等30来岁被抛弃时，生活就没有着落了。（据《解放日报》）

## 大专学子成为泰国“人妖”

### 长沙求学 租房同居

孙清，湖南邵阳武冈人，1995年高考落榜。同年10月的一天，他去同学家玩，同学跟他说起长沙的民办大学，第二天他便怀揣父亲给他的4000元钱，带着行李上了路。

在火车上，孙清认识了邻

座女孩小玉。小玉也是邵阳人，在长沙一旅游学校学导游。两人约定以后常来往。孙清在长沙上学，小玉经常来找他一起玩、吃饭或看电影。1996年6月，小玉临近毕业，此时两人已如胶似漆，难舍难分，并租房同居。

小玉毕业后，一直没有找到工作，又不愿回老家，就每天呆在出租屋里。1997年7月，孙清大专毕业也没找到工作，经济十分吃紧。

## 老乡设“阱” 翻脸就范

为生活所迫，1998年7月孙清带着小玉南下广州。两人走到越秀公园门口，突然有个年轻人用邵阳话跟他们打招呼。孙清与小玉像遇到救星一样的高兴，把一切都告诉这个刚谋面的老乡听。年轻的老乡自称是邵阳人，名叫楚峰，还豪爽地说，有什么事都包在他身上。其实这个楚峰是湖南娄底双峰人，在广州专门从事假身份证、假毕业证书的贩卖。孙清以为遇到了救星，便托楚峰帮忙介绍工作。楚峰看了小玉一眼，马上答应说：“在广州找工作，女的比男的容易。”

第二天中午楚峰来了，说老板答应马上让小玉上班，他这就带小玉去找老板见面，要孙清在招待所等他的好消息。孙清哪会想到楚峰是把小玉介绍到一家发廊去卖淫，他从中赚了1000元“介绍”费。到了



第十天楚峰才来见孙清，说自己出差去珠海了。孙清着急地对楚峰说快没钱吃饭了，得马上找到工作。楚峰看了一眼孙，说：“泰国有一种工作很适合你，而且收入很高。”孙清告诉楚峰想马上见到小玉，楚峰表示过几天后带他去。其实楚峰除贩卖假文凭和假身份证以外，还为一个国际人贩子集团物色对象，把女的送去卖淫，把男的骗到泰国去做苦力或当人妖。他看到孙清身材高、皮肤白，心想骗到人贩子那里可以得到一大笔钱。又过了十来天后，楚峰才带孙到小玉所在的那间发廊。孙清已隐隐有一丝不祥之感。当打开指定的包厢，孙清看到小玉正赤裸裸地替人服务，孙清当即头晕目眩。他对楚峰说：“快找你的朋友联系一下，我恨不得马上离开这鬼地方。”楚峰大喜，满口答应介绍他去泰国。

第二天，楚峰带着孙去见一个叫刘老大的人。刘老大拿出一张用泰文写的协议书让孙清签字。刘老大让孙清签的确实是劳务合同，只不过那是去泰国人妖艺术馆卖身做人妖的协议，类似卖身契，在泰国合法。1998年9月3日凌晨，孙清等7人上了路，9月26日下午到达泰国首都曼谷。

### 洗礼割身 论为人妖

到达曼谷后，孙清等7人被安排到市郊一个人妖培训、

割身和学艺的地方。第二天医生来检查他们的身体，测身高、胸围、腰、臀。过了两个小时又有医生分别给他们每人打了一针，之后，他们便出现了有气无力、想睡觉的症状，过了两小时又来给他们打针，他们谁也不知道为什么要打针。打第三针时有人不肯打了，但医生表示这针必须打，他们就糊里糊涂地被打了第三针。9月28日，来了一个汉语翻译，告诉他们，他们是被精选招聘来做人妖的。孙清一听当时就昏了过去，醒后，跪着求翻译告诉老板，要他做什么苦力都行，就是不要做人妖。翻译告诉他已经迟了，他们都已经失去性能力和生殖能力。几个人一听都吓呆了，有的撞墙壁，有的撞床，这才知道自己被骗惨了。第二天来打针时，有人提出找使馆要求解救，但翻译告诉他们没用，每个人都签了卖身献艺的合同，不但恢复不了原样，还得赔偿上百万美元的违约金，因为他们都是通过正规手续的，在泰国合法。过了三四天，他们的肌肉已在急速萎缩，此后的一个星期内，个个身体都发生急剧变化：声音变得尖细、情绪异常烦躁、喉结疼痛、胸部涨得慌、肌肉和生殖器急速萎缩、精神萎靡……他们后来才知道医生给他们注射的是强烈雌性荷尔蒙液，颠倒了他们体内激素分泌系统的正常功能。不到一个月，他们的生殖器完全缩小，这才洗礼割身。

手术后，经过两个多月的调养，都已是丰乳肥臀，俨然一个个美女。人艺馆的训练师是退役老人妖，为他们训练并为每人取艺名。孙清艺名“宫哥”，泰语即玉女下凡。孙清当人妖后不到两个月，即以出众的舞技和惊人的美貌红遍曼谷。

### 父子重逢 泪眼相向

孙清做了人妖后，把小玉彻底忘了，但他一直惦记着家里的父母。去年春节，他给家里寄了2万美金并写信告诉父母，他在泰国找了份很体面、工资很高的工作，望父母不要太牵挂他。去年6月28日，孙父跟着友人的女儿小花带队的旅游团辗转来到泰国。孙父与小花按孙清寄钱回家的地址，找到了人妖艺术馆。当孙清用柔细的声音和父亲相认时，孙父以为是儿子在泰国找的女朋友，还不好意思答应。随后，当孙父知道这就是儿子孙清时，一下子惊呆了。孙清把一切伤心的往事告诉给父亲及小花听，又递给他们两张票，希望小花带着远道而来的父亲看他一回表演，求得心里的一点慰藉。在剧院，看着既不是儿子也不是女儿的亲骨肉，孙父伤心欲绝，泪水打湿了他饱经风霜的脸……演出完，孙清目送着远去的父亲，也一任两行热泪冲刷着自己的粉颊……

(杜启荣)